

河堤上的天才夢

第一局

九局下，兩人出局，二壘有人，比數來到了五比三，現在球數兩好三壞，打擊者連續打出兩個界外球，雖然球數仍然停在兩好三壞，但全場看著球飛過界外桿時，仍是一片靜默倒吸一口氣。這時不管是教練、隊友、觀眾還是賣烤香腸的阿伯，眼睛都盯著投手丘上的投手，看著他準備投出這關鍵的一球。

我看著我哥，左腿抬到幾乎過肩的高度，右手越過頭頂在投手丘上劃出一道美麗的彩虹，那是祖先應許我們這一家通往幸福的記號，場景彷彿來到電影的慢動作，球銳利而緩慢的筆直飛去，打者也剛猛而緩慢的扭腰揮棒。

「砰！」球落入捕手手套。

那道厚重的聲響，則是祖先祝福我們這一家從谷底翻身的答案。

主審俐落的舉起手臂，全隊的隊友跟教練都衝上投手丘去，大家興奮的圍著我哥，又叫又跳，慶祝今天的勝利。那是我哥，今天的勝利投手，我從小崇拜的英雄。然而歡慶的溫度只留在球場上，教練跟球員集合講完話之後，球員就直接解散回家了，大部分的球員都跟著觀眾席的家人一起說說笑笑的回家，而留下來等今天勝利投手的家人，就只有我。一直以來，都是我等我哥一起走回家，運氣好的話，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把躺在田溝邊，已經醉醺醺的爸爸一起撿回家。或者，去村里大人的秘密基地，也就是村里的集會所，把輸到脫褲子的爸爸，連扯帶拉的帶回家。

很奇怪，今天整條田溝都沒有爸爸的身影，代表爸爸今天還沒醉？或者，又在秘密基地跟人賭博？但我跟哥哥繞過去時，門是鎖著的，今天沒人來賭博。

「拔都，你不錯喔！今天很厲害耶！球會鑽過球棒去找手套，你們家要發達了啦！」村里的望伯對我哥哥說。

「望伯，你有去看我比賽喔！謝謝啦！你今天有沒有看到我爸爸？」我哥說。

「你爸爸喔，他好幾天沒來這裡了，現在他看到翁大躲都來不急了，怎麼還敢來？」望伯說。

「躲翁大，為什麼要躲翁大？」我納悶。

翁大是我爸爸的工地主任，爸爸為他的水泥場開卡車，沒車開的時候，跟著他喝酒、玩牌。

第二局

「你看到那棵樹沒有？」

「有。」

「你丟得到嗎?」

「太遠了，我丟不到。」

「你沒試試怎麼知道丟不到?」

我撿起一顆石頭，奮力一丟，果然，還差一段距離。

「那你覺得我丟的到嗎?」

「應該可以吧!你是王牌投手耶!」

「好，我丟給你看。」

哥哥從地上撿起一顆石頭，奮力投出。

「咦?哥你是不是沒用盡全力，怎麼也沒丟到?」

「不對，那已經是我全力投出了。」

「那你是怎麼贏球的，你常常三振打者，或者打出高飛球、滾地球接殺耶!」

「那是秘密，你學不來的。」

「拜託啦!教我教我。」

哥哥禁不住我一再哀求，終於告訴我藏在他身體裡的秘密。

「你知道基本上世界上不管哪種運動，其實比的東西就只有那幾樣。」

「我一頭霧水，是哪幾樣?」

「簡單說，就是速度、力量、平衡、精準、韻律與心理等六大特質。」

好深奧喔!我閉嘴表示要哥哥繼續解釋。

「有些運動偏重一兩樣特質，例如賽跑，就很偏重「速度」，但也不是說只靠速度就會贏，要跑得快，肌肉的訓練就是屬於「力量」；要跑得遠，呼吸的調節就是屬於「韻律」，不過整體來說，賽跑還是比較偏重「速度」是沒錯的。

但是有些運動，例如棒球，就很複雜，不同的守備位置甚至不同的棒次，所注重的特質都不一樣。

先以投手來說，投手可以粗略分成速球型的，偏重的是投球「力量」；變化球型的，偏重的是控球「精準」。

打擊者來說，有人擅長盜壘或內野安打，那是偏重「速度」；有人擅長全壘打，那是偏重「力量」；有人打球特別黏，好壞球都可以打的到，那是「韻律」加「準確」。

這樣你大概懂我在說什麼嗎?」

我的天哪!我以前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道理，我對我哥又更崇拜了。

經過我哥這樣解釋之後，我對運動有不同的看法了。

「我舉一個例子，你看我說的對不對?」

像我喜歡玩蛇板，那就是「平衡」對不對。」

「不錯喔!大概抓到重點了。不管哪一種運動，六種特質全發揮到最大當然是最完美，不過這種人非常少，普通人只要把一種特質好好發揮出來，選對運動，就能成為那項運動裡面的佼佼者了。相反的，把錯的特質放在不對的運動，就有兩

種可能，一種是要花比別人更多的力氣去贏得比賽，另一種就是成為別人學不來的本事。就像拳擊，「速度」特質的人雖然可以有輕快的步伐或閃電般的攻擊，但拳擊終究是偏重「力量」特質的比賽，在拳擊場上，跑再快或打再多不痛不癢的拳都是沒有用的。」

「哥，你怎麼想到這些的？」

「我看電視學的。」

「電視？什麼電視？我怎麼都沒看到。」

「「獵人」裡面的念能力阿！你不覺得很像嗎？」

「對耶！可是我看完就看完了，從來沒想到這個。」

「那還用說，我比較聰明啊！」

「吼~~等一下，你還沒說你常贏球的祕密耶！」

「恩，換我考考你，你覺得我當投手的特質偏重哪個？」

「恩，你球速不快，不是速球型的投手，所以肯定不是「力量」；控球勉強可以，「精準」應該有一些。速度也普通，所以你沒去當打者。只剩下「平衡」、「韻律」與「心理」了。」

「你快答對了。」

我投球的祕密在「韻律」與「心理」。」

「什麼啊？這兩個特質能做什麼。」

「你錯了，這兩個特質是最難學的。簡單說，我有「投手的直覺」。」

「什麼是「投手的直覺」？」

「簡單說，我表現出來的本事就是，我大概可以猜出打者想打什麼球，會不會揮棒。」

「好神奇喔！你怎麼做到的？」

「就像你跟我玩剪刀石頭布一樣，我總是可以贏你。像有時候，我會告訴你我要出剪刀，但你反而會陷入要不要相信我的困擾裡，這時候你就上鉤了。」

運用在投手裡，我掌握節奏，有時候牽制壘上跑著，破壞打者的節奏，有時候用暗號跟捕手來來回回討論很久，也有時候一拿到球就投，全看當時的情況。而且，我控球還可以，好球帶就是那麼大，有時候打者的身體實在很誠實，從他的肩膀、握棒的角度都會透露出打者是不是要揮棒，這時候，我會餵幾顆他們喜歡但很糟糕的球給他們，騙出棒後看他們氣呼呼的樣子，然後突然改變節奏，讓他們適應不良。」

「哇！聽起來很神秘喔！」

「你知道我最討厭的是哪種打著嗎？」

就是很黏的打者，他們的「韻律」加「準確」剛好與我相剋，我會調投球節奏，他也會調打擊節奏，這時候只好跟他耗，耗到兩好三壞之後，準備給他打成一個高飛球或滾地球，不要被他打到球心就好，這種打者別想把他三振。

幸好，每個球隊這種打者都不多，而且根本不受教練喜歡，教練看他安打數那麼少，常常會下短打或保送的戰術，這也算是幫我一個忙。要是一到九棒都是這種

很黏的打者，我肯定累死了。」

「哥，你以後要當職棒選手嗎？」

「以後，我連明天會怎樣都不知道。而且，職棒選手的世界，不是你想得那麼簡單，球探不會來找我這種投手的，他們要看的到的速度、看的到的力量、看的到的精準。」

「哥，那如果你以後賺很多錢，你想要做什麼？」

哥一邊撿起地上的石頭，一邊奮力的丟出去。

丟第一顆時說要帶媽去看病，丟第二顆球時說還要養阿婆，丟第三顆時說還要蓋新房子。丟的四顆球時，哥哥突然苦笑起來。

「賺很多錢？怎麼賺？你以為我沒夢想嗎？你以為明天就會有球探帶我去美國大聯盟嗎？就算有，要努力多久才可能升上大聯盟賺到錢，我不知道我們家能不能等我那麼久？」

哥不再說話，從背包拿出手套丟給我，示意要我當他的捕手。

一直以來，我就是哥哥隨身負責撿球與接球的最佳搭檔。黃昏時分，我跟哥哥在堤防邊練習投球。

砰！球入手套時響亮紮實的聲響迴盪整片溪谷。雖然哥哥說他不是力量型的投手，但跟他同期的投手，也沒幾個人可以投出這麼有尾勁的球感。

砰！好球，砰！好球，砰！好球，接哥哥的球，雖然隔著手套，但是每一球仍然是痛到發麻。逆著夕陽光影，哥哥的身影拉的好長，我在想，哥哥怎麼這麼倒楣，生在我們這種家庭，要是家裡的環境可以好一點，不，只要可以正常一點，窮一點沒關係，可是也不能像我家現在這麼淒慘，也許，哥哥就可以堅持他的夢想，專心的朝投手夢邁去，靠著哥哥那獨特的[投手的直覺]，也許哥哥會變成投手界裡面的鈴木一郎。

唉！我知道窮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可是窮人也沒有讓夢想等太久的權利。多少人因為環境，還沒走完夢想的航道，就岔入走到卡車司機、超商員工、板模工人的航道去了……

砰！啊！好痛！球打到我胸口！

「你在發什麼呆！」哥沒安慰我，還這麼兇。

「不接了！回家了。哥，爸兩天沒回來了耶，會不會出了什麼事？」

「除了喝酒，就是賭博，回來也不會有什麼好事。」

「可是爸頂多醉倒在路邊睡覺，沒有連續兩天不回家的。」

「好啦！明天放學我們去水泥廠問問翁大阿伯。」

從堤防回家的路上，我問哥，要不要當投手界的「你媽人呢」(台語)？

「什麼投手界的「你媽人呢」？」

「哈哈！就是鈴木一郎啦！」

第三局

回到家，阿婆躺在藤椅上睡著了，電視開著，阿婆沒蓋被子。

「阿婆，這樣會感冒，媽媽呢？該不會又跑出去了吧。」哥哥說。

「我沒有睡著，我只是眼睛閉起來一下子而已。我不知道你媽媽跑去哪裡？早上你們去上學之後，就不知道他跑哪裡去了？」阿婆說。

聽完阿婆這樣說之後，我與哥哥對看一眼，我們臉上表情都是「不會吧！又來了！」我趕快幫阿婆把營養午餐放到電鍋蒸熱，交代阿婆晚餐在電鍋之後，我跟哥哥趕快出去找媽媽。

媽媽本來不是現在這樣，我跟哥哥能長大，全都是媽媽的功勞。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媽媽記性變得很差，有時候忘記錢包放哪裡，有時候出門忘記帶鑰匙，但到了後來，媽媽的記性變得更差了，常常走出門要去辦事，出門後卻忘記到底要去辦什麼事。帶媽媽去看醫生，醫生說是阿茲海默症，記憶力會越來越衰退，要好好看住媽媽。

這一年來，媽媽的記憶變得越來越差，而且脾氣越來越壞。你千萬不能說她記性變差了，她會跟你翻臉，找各種藉口說她沒有忘記。她只是太累而已。

天快黑了，我跟哥哥快速沿著村落兩旁低矮的房子，搜尋有沒有媽媽的蹤影。村落的房子，主要是沿著一條產業道路發展的，路的起點是鄉公所和學校，路的盡頭是水泥廠，村裡大部份的男人都在水泥廠上班。房子跟房子中間，又延伸出區隔兩家的小巷子，每條巷子裡走進去，有的會是像枝枒蔓延開來的又一群低矮房子，有的彎進去之後，就是一片又一片的菜田。

我跟哥哥穿過別人家的後門街道，那裏大多是廚房的位子，這個時間，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廚房油膩膩淺綠色油漆的窗戶不時傳來各種氣味，這家今天吃雞酒，那家在炒小魚干山蘇，也傳來各種聲響，菜刀剁規板的聲音、鍋鏟與鐵鍋的ㄅㄚㄅㄚ聲、魚下大火的嘶嘶聲……等，聽到著些聲音，我肚子也發出咕咕聲。

「為什麼這個時間我不是在家裡等著吃飯？而是要大街小巷找媽媽(順便搜尋田埂、路邊有沒有醉倒爸爸的蹤影)？」我抱怨著。

哥哥瞪了我一眼，「你自己回去吃，我找就好了。」

聽哥哥這麼說，我乖乖地繼續找。

幸好，遠遠看去，那不是我媽媽嗎？

「媽，你在這裡做什麼？」

「沒有啊！我去農會辦完事之後就準備回家。」媽媽說。

農會五點就下班了，家裡到農會走路不用二十分鐘，媽媽竟然過了一個多小時還沒走到家。我跟哥哥心裡有數：慘了！媽媽的病情又惡化了，她連回家的路都忘記了。

第四局

爸爸失蹤第三天，家裡來了客人。

翁大，還有兩個看起來也是水泥廠的同事。

家裡屋簷很低，除了一張平常阿婆躺臥的籐椅之外，只剩一張木頭長椅。論年紀跟職位，理應都要好好招呼翁大這位貴賓。但是翁大一進門就豪不客氣坐在長椅上，臉色鐵青彷彿帶進一陣低氣壓。

媽媽遞上一杯水(媽媽是嚴重健忘但是沒有失能)招呼翁大，但翁大沒有喝。

我跟哥哥站在旁邊感覺好像做錯事等著挨罵一樣。

翁大眼睛環視了我們家每一個角落之後，開口問了：「你爸爸呢？」

我聽了不禁握緊拳頭想撲上去，哥哥示意我不要亂來。

哥哥說：「爸不是都跟著你開卡車嗎？他兩天沒有回家了，我們還想要去水泥廠問問呢。」

外面兩個同事在門口抽菸，不時探頭進來看看裡面的狀況。

翁大說爸爸好像在外面賭博輸了，欠人家很多錢，前幾天說要先借下個月的薪水，我沒答應他，因為他之前借的都還沒還，隔天人就消失了。

這樣看來你爸爸是去跑路了。

阿婆聽了翁大這些話，嘴裡念念有詞這個不肖子，從小到大就是不會想，也不會想想家裡有老有小，賺的錢竟都拿去喝酒賭博。家裡就夠不好過了，現在又欠人家一大筆錢。說完把頭蓋起毯子，我想阿婆寧願就此昏睡過去，也不再想聽到這些壞消息吧！

媽媽說：「翁大，他向你借了多少錢？」

翁大：「前前後後加起來不算利息差不多十萬塊。」

媽媽眉頭皺的更深了，十萬，家裡哪有十萬可以還。

翁大畢竟是村裡一起長大的鄰居，也很清楚我家的處境，拿起桌上的開水喝了一口，看口氣說：「唉！你們不用說了！我知道，錢慢慢還沒關係，我今天不是來討債的，不用說我也知道你爸跑了，這個混蛋，真是不負責任。」

翁大這時竟然從口袋掏出皮夾，拿了好幾百塊塞給媽媽，「收下，去給阿婆買隻雞，天氣涼了，煮個雞酒來吃。」

媽媽才滿臉感謝的收下翁大的錢。

翁大離開前，把哥哥叫到外面去說話。

我問哥哥，翁大跟你說什麼？

哥哥聳聳肩，沒說什麼，說我是長子，要好好照顧阿婆跟媽媽，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叫你好好讀書，以後找好工作賺錢養家啦！」

「騙人，他一定沒說到我，他到底說什麼？」我繼續追問。

哥哥說，翁大說，他有去看我投球，說我很厲害，叫我繼續加油，不過他又說，水泥廠現在很欠人，很多年輕人都做不久就嫌累不幹了，如果我要賺錢，可以去找他，他會幫忙我。

我問哥哥，那你要去嗎？

哥哥拿起球與手套，戴上球帽，往門口走去。

「我不知道。」門外傳來這樣的回答。

第五局

幾天後，家裡已經適應沒有爸爸存在的感覺。阿婆、媽媽、哥哥與我，我們都閉口不提爸爸的消息，彷彿沒發生過一樣，阿婆繼續躺在藤椅看電視，媽媽家裡外面找事做，我繼續上學及當哥哥的小跟班，哥哥今天要痛宰另一間學校的棒球隊。

今天秋風吹得特別強烈，西風把河堤上的沙塵吹的漫天飛揚。這種天氣，對投手來說是種考驗，一個不小心，一個失投球就吹出了全壘打牆，一個原本該接殺的高飛球，也會讓野手失了準頭。

教練說，雖然只是縣內賽，可是有很多青少棒的教練會來看，打出成績來，以後就有機會被徵招當國手，出國比賽。聽了教練這番話，大家士氣都很高昂，比賽一開始就靠一支安打跟對手失誤拿到一分。一局上，一比 0，我們領先。

一局下，今天先發的是王牌投手我哥哥。

哥哥今天的狀況不錯，前兩個打者，都只讓打者打出軟弱的滾地球，第三個打者，大概就是哥哥說的那種很黏的打者，具備「韻律」和「準確」，不揮大棒，也不求安打，只求每一球都有跟到，把投手投的每一球都破壞掉，以前覺得這種打者像蒼蠅，打不死但又揮不走，一直銷耗掉投手的用球數，哥哥已經在這個打者身上用掉七球了，兩好三壞滿球數，投手丘上的哥哥對捕手的暗號搖搖頭，最後捕手站起來，四壞保送這位很黏的打者上一壘。這是個聰明的決定，不要在這個打者身上耗太久，已經兩出局了，全力對付第四棒具備「力量」的大砲打者。

哥哥看在對手落後一分一壘有人的情況下，知道第四棒打者一定會全力搶分，希望一口氣就能追平甚至超越，一定會積極出棒，哥哥像是釣魚一樣，老神在在的使出「投手的直覺」，三振掉愛揮大棒的第四棒，留下一壘殘壘。

河堤邊的棒球場，觀眾大部分都是兩隊球員的家長，還有兩間學校的學生。每次有比賽，沿著河堤一路排過去就是賣香腸、賣冰淇淋、賣棉花糖等等各式各樣的流動攤販，免費球賽是甜點小菜，小吃吃到飽才是重要的大餐。

比賽繼續進行，兩隊的分數就陷入了僵局，連續好幾局都維持在一比 0，我們依舊保持領先，再投一局，哥哥就可以拿到勝投候選人了。場邊如果有其他球探或其他教練們，你們今天都看到我哥哥真的很厲害吧！

六局下時，哥哥依舊威風八面的站在投手丘上，打者對我哥哥的球就是莫可奈何。但是六局下第一個打者就是第三棒，那個很黏的打者。

哥哥說過，如果夢想願意等他，他當然要上大聯盟。要上大聯盟的投手，怎麼可以一直保送打者。現在躲了，難道一輩子都要閃躲這類型的打者嗎？而且，這是這場球賽最後一次對決第三棒了。

哥哥決定這次跟第三棒打者正面對決了，就投給你打，有本事你就打成安打全壘打，不要一直破壞成界外高飛球。秋風颳起，彷彿黃昏時兩個劍士在河堤上等待對決。

投打對決的同時，河堤階梯上的觀眾起了一陣騷動。一開始小小的，但遠處傳了喔咿喔咿的警笛聲，而且持續好久。聽起來像是消防車的聲音，而且離我們不遠。一小群觀眾似乎發現有更吸引人的事情離開了位置。但大部分的人還是留下來看哥哥是否能解決這名打者，還是這打者天生就是哥哥的剋星。

很快的球數來到兩好兩壞，我看著我哥，左腿抬到幾乎過肩的高度，右手越過頭頂在投手丘上劃出一道-----濃煙，球打出去，飛得很高，飛得很遠，中外野手一直退退退，退到全壘打邊，啊！野手漏接，落地形成安打，這時跑者已經越過二壘準備衝向三壘，野手回傳，來不急了，打者打出了一個深遠的三壘安打，但是紀錄上給的是野手失誤。

這時大家的目光不只停留在全壘打牆上，還停留在更遠處冉冉升起的黑煙。

「失火了！村子的房子燒起來了。」終於有人意識到濃煙的方向來自村落大喊出來。

這時觀眾鳥獸散四處潰散，幾乎全跑光了。大家都趕緊回到村落是看看到底是哪家失火了。這時兩邊教練也跑出來跟裁判開會討論。

選手們焦急不安的表情全寫在臉上。大家內心同樣著急，恨不得比賽可以趕快結束衝回村落看看失火的情況。

最後裁判決定，比賽保留，找時間再打，所有球員可以趕快回到村落去，看看家裡的情況。

我跟哥哥也趕快收拾東西往村落的方向跑去。

越靠近村落我的心裡越不安，我希望這不是真的，這是一場夢，我用力的打自己的臉，如果這是夢，拜託我趕快醒來啊！

兩台消防車停在我家門口，圍觀的村民看見我兩兄弟回來了，紛紛讓出一條路來，這不是真的，我緊緊握住哥哥的手，我家廚房、屋頂一片燻黑，阿婆呢？媽媽呢？我兩要衝進家裡時，被鄰居叔叔緊緊抱住，「沒事沒事，不要怕，你阿婆沒事，有吸進一些濃煙受到驚嚇，你媽媽跟他搭救護車送去醫院了。」

一個消防員來跟我們說，初步研判，起火點是在廚房，可能是煮東西忘記關所引起的火災。

我跟哥哥對看一眼，心裡頓時明白了，翁大給媽媽的錢，媽媽拿去買了一隻雞，天氣涼了，媽媽想煮雞酒，結果-----媽媽忘記了。

天漸漸黑了，看熱鬧的鄰居早已散去，不幸中的大幸是，除了阿婆受驚嚇，沒有人受傷；除了我家燒掉了，沒有燒到鄰居家。這是什麼大幸阿，看著燒光的廚房與屋頂，地上一攤又一攤的積水，所有的東西都濕淋淋的，我跟哥哥呆立在家門口，哥哥一動也不動。

我問哥哥：「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哥哥像是沒聽到似的，沒有回答，但我看到哥哥肩膀在發抖，拳頭握的好緊好緊，眼淚在眼眶中強忍著不流下來。

哥哥慢慢的拿起球，把手套丟給我。

第六局

多年後我才明白，那天在火災後的家門口，哥把手套丟給我，要我接他的球，是種多麼壯烈沉重的心情。那天的練投，哥一球比一球用力，彷彿是想將生命甩出去的那種氣勢，砰!好球，砰!好球，砰!好球，那一聲聲落入手套沉重而響亮的聲音，怎麼不是祖先答應過的祝福，怎麼聽起來更像是命運一好球兩好球三好球三振出局的聲音，已經三振了嗎?我跟哥哥才剛要上場怎麼可以判我們出局?

砰!好球，砰!好球，砰!好球，那天在火災後的家門口，街道上只有我兩兄弟，在天涼的秋夜，一聲聲落入手套沉重而響亮的聲音，卻怎麼也掩蓋不了家家戶戶淺綠色油漆的窗戶內傳來鍋碗瓢盆及吃飯配電視的歡笑聲。

那一晚，是我哥哥最後一次穿著球衣投球。

多年後，我聽說有個職棒選手叫做張班長，打算退休回村落教孩子打球，記者問他為什麼，他說有次他回村落，看到一個被譽為天才的棒球好手，大白天醉醺醺地睡在車上，他覺得很感慨，所以決定要回來為村落的孩子做點事。

那個白天喝醉的孩子，就是我哥。

The end 2015/3/29